

一、鴉片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和國際貿易
 二戰秩序，顧名思義，是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由勝利者所制定下來的全球政治格局。二戰秩序，給世界帶來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大體和平。之所以世界會出現整體性的大規模戰亂，是因為秩序的缺席。而通過戰爭的殘酷兼並，最終由最強大的那個勝利者，又締造出來新的秩序。

舊秩序失衡，會引發戰爭。通過戰爭，再次形成新的秩序。然後再失衡，再通過戰爭進行再平衡。縱觀世界歷史，一直都是如此反復。

貿易問題，是反映秩序失衡的最直觀的外在症候。而剝開貿易問題這個外在的症候，真正的病根，實際上還是秩序的失衡。當前的貿易戰愈演愈烈，它不僅僅反映了貿易失衡的問題，更是反映出來了，整個全球治理體系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全方位失衡。

鴉片戰爭，是一個歷史性事件。它標誌著，自古以來以中國為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的衰落。中國所主導的白銀本位國際貨幣體系，被西方人的金本位國際貨幣體系取代。在科技與軍事上，中國也被西方人迎頭趕上並超越。破天荒的第一次，世界文明的中心從中國轉移到中國之外的地方。目睹此情此景，李鴻章痛苦而絕望地感嘆說，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我們講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的時候，指的是中國的天下秩序，被西方人的殖民秩序所取代。如今，中國崛起和復興，回歸到歷史上的傳統世界領導者的地位，這並不是什麼千年大變局，這只是回歸歷史的常態。常態秩序走向變態秩序，才是千年級別的大變局。結束變態秩序，回歸常態秩序，只不過是百年變局。

開天闢地以來，自古以來的中國天下秩序崩潰。中國衰落之後，世界新秩序並沒有馬上形成。而是進入了漫長的全球版春秋和戰國時代。兩次世界大戰，可以看做是中國失其鹿，諸夷狄逐之。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英國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全球殖民霸權，迎接新興強德國的挑戰。英國為首的全球殖民體系的既得利益者，雖然成功捍衛了作為全球秩序的殖民體系，但是一戰卻對殖民體系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在美國摩根財團等資本家的資助下，再次向英國所領導的全球殖民體系發起挑戰。在這場戰爭中，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成了美國人砸碎英國殖民體系和金融霸權的鐵錘。美國人陰謀得逞，順利地把金融霸權從歐洲轉移到美國。

英法所代表的殖民體系被砸碎之後，除了美國之外，蘇聯成了世界秩序的另一個既得利益者。美蘇冷戰對峙，世界分裂成了兩大陣營。國際貿易，也分裂成了兩大陣營，一邊是蘇聯領導的經互會，另一邊是美國領導的關貿總協定，蘇聯解體後，關貿總協定陸級為世貿組織，也就是WTO。

可見，當全球秩序出現失衡時，首先會表現為貿易失衡，接着會引發戰爭。包括冷戰這種超戰意義上的戰爭，都是形成世界新秩序的內在要求。戰爭的再平衡作用，會讓世界重新出現新的秩序。等新的秩序出現後，便會形成新的世界貿易體系。以及為世界貿易體系服務的全球貨幣體系。

當前全球經濟的病，貿易只是症候。世界貿易出了這麼大問題，一方面說明當前的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本身出了問題。另一方面也表明，要解決貿易的問題不能只治標不治本。在當前的世界貿易體系難以為繼之時，必須得在根本上提供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才能基於新的秩序，產生一種新的貿易體系。只有這樣才能在根本上解決當前全球自由貿易的問題。

二、二戰秩序的興起與衰落，全球秩序的高燒與康復

雖然美國利用德國作為鐵錘，砸碎了英國的金融霸權和全球殖民體系，但是美國所締造和領導的全球新秩序，是一種更深重的陸級了

的殖民體系。英國的全球殖民體系，只是純粹的掠奪原材料，傾銷商品。而美國的全球殖民體系，則是在金融、科技和文化方面，對全世界進行無孔不入的新殖民。

這種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的新殖民，尤其是文化殖民，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迷亂的錯覺。這種錯覺是，儘管美國人只是殖民了世界才一代人的時間，而在很多人看來，美國成為這個世界的主人，好像是自古以來的事，而且還會千秋萬代的事。可見，美國對世界的殖民非常的成功，比英國對世界的殖民，高明的太多了。

從蘇聯解體到現在，美國一超獨霸的地位，

天下大亂，二戰秩序正在走向終結

成為真正的世界主人，也不過才剛剛過去了二十幾年，短短的一代人而已。

美國成為全球霸主和世界的主人，先是讓英法和德國兩敗俱傷，翻過了英法這座舊殖民體系霸權的大山。又贏得了冷戰，翻過了蘇聯這座大山。在蘇聯解體後，美國把目光轉向了中國。以中國當時的國力，尚無法和美國分庭抗禮。不得已，中國選擇韜光養晦。也就是說，中國承認美國人是世界的主人，自己聽美國人的，不跟他爭也不跟他鬥，還要好好的給他幹活。

戰後秩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冷戰秩序。第二個階段，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花了46年才真正的實現了一超獨霸。美國一超獨霸之後，才算是真正的形成了所謂的全體一體化。世界貿易也迎來了它的巔峰。而這個體系的衰落，從蘇聯解體到現在，卻只花了27年的時間。

而反觀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通常都能維持幾百年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本身就包含朝貢貿易這種自古以來傳統的國際貿易體系。和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所維持的幾百年全球秩序相比，美國雖然締造了世界秩序，但是它維持世界秩序的時間太過於短暫。

春秋戰國幾百年大亂世，秦國花了很多代人，終於再次統一天下，但是真正的統治天下，卻二世而亡，秦王朝僅僅維持了14年就崩潰了。南北朝幾百年的混亂之後，隋朝再次統一天下，同樣也是二世而亡，37年就崩潰了。參考秦朝和隋朝，可以以14年為下限，以37年上限，比照美國的全球統治。從蘇聯解體到現在，美國已經統治了世界27年。08年金融危機，美國僥倖撿了一條命，得以苟延殘喘到現在。而37年這個大限，美國恐怕是無論如何很難撐得過去的。

短命王朝實現統一，接着是一個國祚長久的大一統鼎盛王朝。這種歷史相似性的本質是什麼呢？舊秩序之所以舊，是因為它出現了很多弊病。要治愈這些弊病，就需要用猛藥來消滅它。它類似於生病中的發高燒。好比一個人生了一場大病，身體自身的免疫力，為了自救，會和疾病大戰。這就會造成發高燒的症狀。等高燒退了，人才能真正的康復起來。

對於自古以來的中國天下秩序而言，秦朝是一次高燒，接着迎來了漢朝的鼎盛康復歷史時期。隋朝是一次高燒，接着迎來了唐朝的鼎盛歷史時期。明朝滅亡之後，中國失其鹿，蠻夷逐鹿，逐漸形成了新的秩序。後來鴉片戰爭爆發，滿清作為一種夷狄化的中國，再失其鹿，紅毛鬼逐之，最終形成了世界一體化的秩序。類似於秦朝和隋朝，美國同樣也是形成真正全球秩序前的一次高燒，而不是真正的長久的康復。

全球秩序迎來真正的康復，應該是發生在美國的統治崩潰之後，由中國來接管全球秩序，來領導全球秩序。美國的高燒越猛烈，全球秩序未來的康復周期，才會越持久越穩固。所以，讓貿易戰來的更猛烈些吧。

三、兩個美國的撕裂，美國的美國，和世界的美國

美國在文化殖民上的成功，導致很多精神美國人，哪怕心智上，能理解美國正在衰落，但是在感情上，他們無法接受美國衰落這件事。包括特朗普，他也誤解了這件事。

作為全球的領導者，美國是世界的美國，它



意味着要締造和維護一個全方位的全球秩序。作為一個國家，美國才是美國的美國，世界的美國，和美國的美國之間的分別，很多人都看不透，特朗普也看不透，因為特朗普只是把美國當成了一個美國的美國，而不把美國看做是一個世界的美國。

美國優先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讓美國回歸美國的美國，而和世界的美國徹底撕裂。都說特朗普是個精美的商人，實際上他帳算的大錯特錯。搞貿易保護反對自由貿易，搞單邊主義，僅僅為了保住美國的美國，而喪失世界的美國。為了區區一個美國，便把全世界拱手相送給中國，還有比這個生意更賠錢的嗎？還有比特朗普更傻的人嗎？

在精神上把美國當做祖國的人，他們喜歡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美國只是陣痛，永遠不會衰落。歷史表明，這個茶飯後層次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任何主導全球秩序的國家，都有雙重身份，它的世界領導身份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他的本土國家的身份。

歷史上的中國，一直都是天下的中國。後來天下秩序崩潰，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了嗎？根本沒有。中國差點亡國亡種，差點被列強瓜分吞並。世界領袖國家一旦失去世界領導身份，下場都會比較慘，它很難保住其作為本土國家的身份和利益。

後來的英國，也是如此。英國當年侵略了全世界，殖民了全世界，大半個地球都是英國的屬地，結果又怎樣呢？英國人所領導的殖民體系崩潰後，世界的英國亡國，英國的英國，被打回原形，重新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鼻屎一樣大的島國。

今天的美國，也是如此。一旦世界的美國亡國，美國的美國將很難保存其現在的本土利益。更不用說什麼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這種話了。特朗普到現在還沒弄明白，美國之所以偉大，是作為世界的美國，使美國偉大，而不是美國的美國，使美國偉大。

一邊親手把世界的美國埋葬，讓世界的美國亡國，一邊卻乞求讓美國的美國重新偉大起來。已經滅亡的東西，是無法重新偉大起來的。因為能夠偉大的東西首先它不能是一個已經滅亡的東西。

當年世界的英國滅亡，英國先是失去了幾千平方公里的屬地。接着是連英國本土的疆域，都岌岌可危，北愛蘇格蘭，一直都在鬧獨立。同理，兩個美國的分裂，隨着世界的美國的滅亡，美國的全球金融殖民地，都會紛紛獨立。作為本土身份的美國的美國，也會隨之被埋葬，連本土的統治都很難保住。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美國的

五十幾個州，它們的分裂離心力，要遠遠大於北愛和蘇格蘭對英國本土的分裂離心力。

對於世界的美國而言，美國全球統治的終結，便是意味着美國的亡國。對於美國的美國而言，隨着美國全球統治的終結，殖民紅利的消失，美國的本土也會分崩離析，這意味着美國的第二重亡國。

四、舊秩序崩潰，新秩序待興，這個世界的未來會怎樣？

我們目前所經歷的大動蕩，大潮流，是二戰後的最大變局。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締造者，隨着特朗普一手把世界的美國埋葬，便宣告二戰秩序正在走向崩潰和終結。或者用通俗的話來說，這個世界要變天了。

舊秩序正在崩潰，新秩序正在分娩之中。這個世界未來會怎樣呢？可以參照歷史上秦亡之後而漢興，隋亡之後而唐興的歷史規律。秩序的高燒之後，必然會迎來真正的，健康的，長期的秩序。

漢繼承了秦制的框架，唐繼承了隋制的框架。美國締造的全球一體化，這個遺產會被中國所繼承。然而，中國所主導的一體化，並不會局限於這個框架，而是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締造更偉大的秩序，真正文明的秩序。那便是結束野蠻人紅毛鬼締造的殖民秩序，回歸歷史上自古以來傳統的天下秩序，回歸全球秩序的常態，和回歸世界文明的常態。

中國的崛起和復興，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一個國家的發展，超過了另一個國家的那種純粹力量上的復興，而是自古以來天下秩序的復興，而是壓倒野蠻之後文明的復興。

我們要深刻的理解這件事，西方人的三百年，只是一個插曲。美國，同樣也只是一個插曲。蒙古人的一百年，建奴的三百年，紅毛鬼的三百年。放在歷史的長河里，不過就是一朵浪花。

有些人，喜歡把這些插曲當成永恆，還要設置成單曲循環，並把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說得滔滔不絕吐沫橫飛。把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說法，往中國身上套，這是不合適的。因為只有野蠻人和野蠻人之間的爭霸戰，才有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言，結束野蠻人的統治，為天下帶來文明的秩序，中國的聖人們把這件事稱之為撥亂反正正道。

我們不僅主張撥亂反正，我們還主張和平崛起。怎么才能和平崛起呢，我們是文明人，首先不會先動手打人。我們自己不打，蠻夷看我們太強大，嚇的也不敢打，這就是和平崛起。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說法很無聊，真正的和平崛起，靠的還是解放軍。而不是靠文人們把西方人的一些口頭語說出各種花樣來。

撥亂反正，這個詞是不能亂用的。只有代表華夏正統的力量，壓倒了夷狄和逆賊，才可以稱之為撥亂反正。而歸順夷狄，以夷變夏，倒行逆施，是不可能使用撥亂反正這個詞的。

二戰以戰爭作為再平衡手段，為世界締造了新的秩序。而這個新的秩序，只是全球秩序的一次高燒，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它依然還是一種殖民體系，依然是野蠻人的秩序，所以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給人類的命運帶來偉大的福祉。

隨着兩個美國的分裂，世界的美國被美國的美國所親手殺死，這個世界將再次進入短暫的無序狀態。天下大亂，二戰秩序正在走向崩潰和終結。舊的秩序正在死亡，新的秩序正在分娩。我們目前所經歷的，正是舊秩序切换到新秩序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如同黎明前東方發白的時分，如同在產房前焦急等待一聲啼哭的時分。

這個世界未來會怎樣？在新的秩序誕生後，如同太陽升起，我們將迎來全新的一天。如同嬰兒分娩，我們將迎來一個新的生命。歷史就是這樣，無論再強大的蠻夷，我們終究都會從他們身上翻過去。歷史將證明，誰是這個星球上的匆匆過客，誰才是這個星球上的真正主人。正所謂，鐵打的華夏，流水的蠻夷。

中美兩國關係日趨惡化 華裔社區麻煩剛剛開始

上接 P06 但是美國政府還是以國家安全為由，施行了這個涉嫌嚴重違反美國憲法精神的政策。

如今美國的華裔人口接近五百萬，遍布美國包括金融、IT、醫藥、能源等高端行業在內的所有行業，分布於從富人區到貧民窟、從國際大都市到偏遠“大農村”的所有地域，也是人口增長率最快的少數族裔之一。隨着中國被定性為“競爭對手”，劍拔弩張的美國政府自然會對華裔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更加忌憚。

黃皮膚的亞裔在美國有着“永遠的外國人”的問題，不管是移民的幾代都會被美國本地人視為忠於母國的外來客，以至於曾經發生過華裔國會議員前往國土安全部溝通工作的時候被保安攔下檢查“合法移民證件”這樣的咄咄怪事。

而諷刺的是，華裔之所以如今被美國視為威脅，很大程度上還是美國1965年以後的移民政策所致。正是自這部移民法開始，美國設立了工作移民的類別，開始用學歷、工作、收入等標準來篩選移民。20年代後半葉，美國設立工

作移民的初衷是為了與蘇聯進行科技競爭，在冷戰結束後又恰逢互聯網經濟對計算機行業畢業生的龐大需求，但因為就讀科技工程數學等學科(STEM)的本國人越來越少，迫使美國高校不得不錄取更多來自中國、印度、東歐等地區的學生。而美國移民局也通過給予STEM畢業生更長的實習期等政策優惠，吸引更多STEM學生留美。

研究發現，1965年後來到美國的華裔第一代移民本就具有高於其中國同胞與美國本地人的受教育水平，更容易躋身上層中產階級。而更多的STEM學生留美以後，又通過社會再生產的方式引導他們的第二代繼續選擇工程、金融、法律和醫學等標準的上層中產階級職業，從而大大的增加了華裔出現在美國高校、實驗室、華爾街、硅谷等關係到美國金融安全和科技競爭力的關鍵領域的幾率。正是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華裔新移民們在專業和就業上的高度同質化。

隨着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中美相對經濟地位發生重大改變，而中國社會也涌現出了

一個消費力強大的中產階級。受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影響，美國高校也開始將希望寄託在這些有能力送孩子出國的中國中產家庭身上，這導致中國留學生群體從2000年6萬多人絕大多數都是依靠獎學金出國的研究，演變到如今35萬留學生中佔多數的是完全自費，4年平均總消費高達30萬美元的本科生。除此之外，還有越來越多的家庭把孩子的高中乃至更小的時候就送來美國。新一代的留學生中近七成依舊是將STEM和商科作為首選，進一步增加了華裔在美國的這些領域的曝光度。

2011年中國國際教育展在北京國際貿易中心開幕，參觀者在諮詢留學問題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留學生群體的擴大也給美國出了一個難題：美國的確需要人才來維持自身在科技上的優勢，但沒想到數量最多的卻是來自和美國處於競爭關係的中國。此外，對比採用了美國所認可的民主制度的印度，中美間迥異的政治體制也很難讓深陷“自由/專制”二元思維的美國人和美國政府能真正對中國人放下戒

心。

如今美國的近五百萬華裔，有超過90%是1965年以後抵美，80%是改革開放以後前來，50%是21世紀後涌入。刨去部分來自港澳台東南亞的華裔移民，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祖籍中國大陸。這中間的大多數是隨着過去四十年中國崛起一同成長起來的一代，對中國模式有着更高的認同，而對美國則逐漸祛魅。

所以2月份FBI局長雷在國會聽證會上把所有華裔學生學者視為間諜的表述，只不過是美國在類似情況下的膝跳反應而已。但雷局長的這番表態並非一時興起：從近年來已經公開的針對華裔學者的罪案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對華裔早有提防，只不過在最近從幕後到台前，從看似孤立的點和線變成了整體的面和體，正如雷局長所言，成了“全社會”層級的對抗。雖然歷史不會重演，但當川普政府祭出“國家安全”的理由的時候，很難不讓人擔憂美方對中美對抗的認識，是否已再度套進了當年美德和美日對抗時“自由對抗獨裁”的宏大敘事中。